

蒲松龄的墨迹与他的丹青知音

■ 本报记者 刘源隆



《聊斋图说》第十二册《聂小倩》第二页画面部分



《聊斋图说》第十二册《婴宁》第一页画面部分



朱湘麟绘蒲松龄像

“太原王生早行，遇一女郎，抱袂独奔，甚艰于步……”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手稿真迹静静地躺在展柜中，300余年光阴流过纸面，他那清劲灵动、结构疏朗的楷书字迹依然清晰可辨。干净利落的笔锋与疏密得当的结字之间，那股郁勃的文人之气扑面而来。日前，“心游万仞——蒲松龄与《聊斋志异》”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，240余件(套)文物将这位布衣书生的孤愤之思与奇崛想象铺陈于世人面前。

传世手稿与彩绘图说的“对话”

《聊斋志异》半部手稿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唯一存世的作者手稿。这部书始作于清康熙初年(1662年)，至康熙十八年(1679年)蒲松龄40岁左右时首次结集，此后屡经增补修订，前后历时40余年，收录490余个故事。传世的半部手稿为蒲松龄生前手定的清稿本，收文237篇，其中既有蒲松龄亲笔，也有他人代抄。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乐日乐讲述过手稿背后的一段传奇：因为家里穷，《聊斋志异》刚写完的时候没能刻印出版，只能靠手抄本在民间流传。蒲松龄的手稿原本一直存放在家中的祠堂里，后来他的后人带着手稿去了东北，在沈阳安了家。到了清

朝光绪年间，盛京将军依克唐阿想借阅这部手稿，跟蒲家后人约定：“先借一半，还回来再借另一半。”不料依克唐阿进了北京城后染病去世，借走的那半部手稿从此就下落不明了。1950年，蒲氏后人将手中半部捐给国家，后转交辽宁省图书馆(辽宁省古籍保护中心)珍藏至今。

与手稿交相辉映的，是清末彩绘《聊斋图说》。中国国家博物馆藏46册《聊斋图说》以细腻工笔与鲜活设色描绘了725幅画面，呈现了400多个聊斋故事。原为清宫旧藏，相传为光绪年间宫廷进奉之礼，每幅画面皆对应具体篇目，人物情节均有据可依。工笔重彩间，狐鬼仙妖的奇幻世界被一一铺展，晚清的民间信仰、社会风俗与审美趣味亦随之浮现。“本次展览实现了手书原著与图像演绎的跨时空对话，让观众既能读到蒲松龄笔下的原始文本，又能看到后世画家如何用图像诠释这些故事。”乐日乐表示，《聊斋志异》以传奇法写志怪，而《聊斋图说》则以丹青意再造传奇，两种艺术形态在展厅中相互印证、彼此生发。

笔砚相承，后世的致敬与再创

与手稿和图说相映成趣的，是蒲松龄本人的形象与遗物。

蒲松龄传世唯一历史画像，为清康熙五十二年(1713年)由其四子蒲筠请江南画家朱湘麟所绘。画面中蒲松龄身着清代公服，神态安详，而画像上方他的亲笔题跋却透露出复杂心绪——一则自嘲“尔貌则寝，尔躯则修”，另一则坦言“作世俗装，实非本意，恐为百世后所怪笑也”。寥寥数语，道尽了一位布衣文人的内心挣扎。这幅国家一级文物，与蒲松龄墓中出土的四枚寿山石印章“蒲氏松龄”“松龄留仙”“留仙”以及“柳泉居士”图形寿山石印相伴而现。其中两枚印文与画像上所钤印迹吻合，印证了这唯一画像的真实性。

后世艺术家的回响则让这些文物的价值从文献层面升华为审美对话。1962年，郭沫若为蒲松龄故居题写楹联：“写鬼写妖高人一等，刺贪刺虐入骨三分”。“入骨三分”化用“入木三分”，易“木”为“骨”，更具批判力度，至今仍是对《聊斋志异》最精当的概括之一。李苦禅笔下的花鸟，以秋菊与鹤鹑暗合《黄英》《王成》两篇故事的意象，于形神之间寄寓深远意趣。戴敦邦所作《荷花三娘子》将由荷花幻化的精灵绘得清雅出尘，“出淤泥而不染”的高洁气质跃然纸上。

《聊斋志异》已被翻译成20余种语言，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珍宝，也是世界文库中的东方瑰宝。山东



《聊斋志异》半部手稿 辽宁省图书馆(辽宁省古籍保护中心)藏

大学文学院教授马瑞芳评价道：“直到现在它依然特别有读者缘，因为书中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最珍贵的‘仁义礼智信’，非常符合当代价值观，艺术成就尤其突出。”

而在文学传播的另一端，聊斋故事的视觉再创作也从未停歇。如今，对于聊斋故事早已走出静志书册的边界，向影视、动漫、潮玩手办、数字资产等多个领域延伸。“《聊斋志异》问世300余年，依然不断绽放出新的可能性，足见其穿越时空的恒久魅力与蓬勃生命力。”马瑞芳说。

解锁年画里的精神密码

■ 胡野秋

年画是什么？对今天的许多孩子甚至成年人来说，它或许只是春节墙上的一抹红绿，或是博物馆里隔着玻璃的陈旧展品。然而在漫长的农耕岁月里，年画曾是中国人家最重要的艺术品。它贴在灶头、门板、粮仓、炕围，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人从腊月守到除夕，从出生走到暮年。殷伟编著的《给孩子讲年画故事》，正是这样一本将年画从尘封的历史中唤醒，用故事和图像为孩子们搭建起通往传统精神世界的桥梁之作。

全书分为“天神地祇篇”“历史人物篇”“祥瑞博物篇”“四时八节篇”4个部分，精选了200种最具代表性的年画题材，讲述了200则民间故事。从目录可见其用心：南极仙翁、麻姑献寿、文武财神、福祿寿星……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扇通往古人精神世界的门。

在“天神地祇篇”里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高高在上的神祇。雷公电母、风伯雨师、土地正神、家宅六神……这些神祇与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，他们并非冷酷的审判者，而是可亲可近的守护者。灶王爷要上天汇报，人们便用糖瓜粘住他的嘴；门神要镇守宅院，人们便为他描画成威武又带几分憨态的面容。这种对神灵既敬畏又亲近的态度，折射出中国人“天人合一”“敬而近之”的独特宗教情感。

而到了“历史人物篇”和“祥瑞博物篇”，神性的光环逐渐让位于人性的光辉。苏武牧羊、桃园三结义、木兰从军……这些历史人物被年画艺人请上门墙，因为他们身上体现的忠诚、智慧、勇敢、孝道，正是中国人世代崇尚的美德。“鱼跃龙门”寄托着对学业的期许；“五子登科”表达对家族兴旺的渴望；“一团和气”传递着与人相处的智慧。年画不再是驱邪避鬼的符咒，而成为美好生活的愿景画。

作为一本给孩子看的书，最难的是如何把深厚的文化积淀转化为孩子听得懂、愿意听的语言。殷伟的处理方式值得称道：他不说教，只是讲故事。

更难能可贵的是，这本书并未因面向儿童而简化历史的复杂性。在“四时八节篇”里，从元旦庆典、元宵灯节到清明游春、乞巧大会，再到腊八蜡祭、小年祭灶、团圆守岁，整整50个节令场景勾勒出一幅完整的传统生活图景。孩子们会惊讶地发现，原来古人过年不只是包饺子放鞭炮，还有“老鼠娶亲”的童趣想象，有“鸡王镇宅”的古老巫俗，有“钱龙引进”的求财祈愿。这些鲜活的细节让传统文化不再是教科书上干巴巴的条目，而是有温度、有色彩的生活记忆。

这本书的另一大特色是图文并茂。每一则故事都配有相应的传统年画插图，这些插图选自不同地域、不同流派的年画珍品——天津杨柳青的细腻、苏州桃花坞的雅致、山东杨家埠的质朴、四川绵竹的浓烈……孩子们在阅读文字的同时，眼睛也在接受一场民间美术的洗礼。

年画的图像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叙事。比如《福寿三多》画面上，桃子、石榴、佛手三者同框，分别象征多寿、多子、多福，这是一种高度符号化的表达。书中的文字解说把这些符号背后的寓意发掘出来，让孩子明

白，原来古人画画不只是描摹眼睛看到的东西，更是在表达心里想说的话。这种“以图证文”的方式，既符合儿童的认知特点，也暗合了传统民俗文化的内在逻辑。

有人可能会问：在数字化、全球化的时代，为什么还要让孩子看这些“老古董”？

答案恰恰在于，年画里藏着中国人的精神密码。世界在变化，时代在前进，但康健喜乐、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的希冀几千年来并没有改变。当一个孩子读到“鱼跃龙门”的故事，他会明白努力可以改变命运；当他看到“和合二仙”的图像，他会懂得和睦相处是一种美德；当他跟着“四时八节篇”走过一年的节令，他会感受到中国人对自然节律的尊重与顺应。这些价值观不是外在灌输的教条，而是通过生动故事和美丽图像浸润孩子心灵的文化基因。

更重要的是，这本书能帮助孩子建立一种“与古人共情”的能力。当他们在年画里看到那个骑着毛驴踏雪寻梅的孟浩然、那个在月下独酌的酒仙李白、那个在东篱采菊的陶渊明，他们会意识到，原来古人和我们一样，有对美的追求，有对自由的向往，也有对亲情的眷恋。这种跨越时空的情感连接，是任何现代化教育都无法替代的人文滋养。

翻开它，就像推开一扇朱漆木门，门里是烟火人间的中国，是生生不息的祝福。



未来世界(油画) 155×179厘米 1984年 王晓明 中国美术馆藏



《给孩子讲年画故事》
殷伟 著
清华大学出版社